

# “差点儿”中的隐性否定及其语法效应

袁毓林

(北京大学 中文系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1)

**摘要:** 文章尝试用“差点儿”中隐性否定的语义溢出, 来解释“差点儿没(有)VP”格式中冗余否定的形成机制; 用句式的“肯定 vs. 否定”和其中VP的“积极 vs. 消极”的配置方式, 来推导整个句式评价意义的“正面 vs. 反面”(庆幸 vs. 遗憾); 进而用“乐观原则”来解释“差点儿VP”格式三缺一格局的语用动因, 以使用句式缺位来说明“差点儿VP”格式中隐性否定的语义溢出的条件。文章还基于对真实文本中400多个“差点儿VP”实例的分析和统计, 说明在语言运用层面的语法中, 对于歧义句式“差点儿没(有)VP”、甚至所有的“差点儿VP”格式, 语言使用者都有可能采用概率性的处理策略, 来自上而下地获取其语义解释。文章还指出, “差点儿(没有)VP”格式的使用受到社会道义的约束, 这保证了概率语法的实施。

**关键词:** 隐性否定; 语义溢出; 冗余否定; 句式格局; 乐观原则; 道义约束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63(2013)02-0054-11

## 一 从隐性否定看“差点儿VP”格式的不对称性

本文打算从副词“差点儿”所包含的隐性否定的角度<sup>①</sup>, 来观察和讨论这种隐性否定意义溢出的有关语法效应, 特别是“差点儿(没有)VP”格式中形式与意义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着重回答下面三个问题: (1) 为什么“差点儿考上”(=没有考上)的否定式“差点儿没有考上”(=考上了)是合格的, 但是“差点儿摔倒”(=没有摔倒)的否定式“差点儿没有摔倒”(=摔倒了)是不合格的? (2) 为什么“差点儿摔倒”(=没有摔倒)可以有冗余否定形式“差点儿没有摔倒”(=没有摔倒), 但是“差点儿考上”(=没有考上)却没有冗余否定形式“差点儿没有考上”(=没有考上)? (3) “差点儿(没有)VP”格式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如此不对称、甚至乖违吊诡, 以至于语法学家都不堪忍受: 那么, 在实时的语言交际中, 言语大众为什么能够快速而准确地理解这种格式的意义?

## 二 “差点儿”中隐性否定的语义溢出及其条件

### (一) “差点儿VP”句式中的形式和语义因素

袁毓林(2011)已经证明, “差点儿VP”格式的断言意义是其预设和推演的合取: “接近VP, 但是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面向语义搜索的汉语词汇本体知识研究”(10JJD74000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文本推理的汉语语义计算模型研究”(90920011)

**作者简介:** 袁毓林, 男, 1962年生, 江苏昆山人, 博士,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是汉语语法学。

① Givón(1978: 89)指出: 从历时的角度看, 语言中的否定标记大多源于否定性动词, 最通常的是“refuse, deny, reject, avoid, fail, lack”等。更加详细的讨论, 见Givón(1973)。关于汉语中的隐性否定动词, 详见袁毓林(2012)。本文讨论的副词“差点儿”, 也含有隐性否定的动词性语素(“差”≈缺少、不够)。

没有 VP”，“差点儿”是一种否定性的副词。由于“差点儿 VP”中的 VP 又可以是否定形式“~VP'”，因而“差点儿+~VP'”的意思便是肯定性的“VP'”。这种复杂的、带有转折性的、有时甚至是双重否定式的语义结构，使得这种格式易于成为一种主观化的表达形式，可以表达说话人的对于 VP（或 VP'）所表示的事态的实现与否的心理评价。例如：

- 1) a. 范进差点儿考中。（没考中）  
c. 范进差点儿落榜。（没落榜）  
e. 范进差点儿没落榜。（没落榜）
  - 2) a. 金融改革差点儿成功。（没成功）  
c. 金融改革差点儿失败。（没失败）  
e. 金融改革差点儿没失败。（没失败）
  - 3) a. 公牛队差点儿赢了这场比赛。（没赢）  
c. 公牛队差点儿输了这场比赛。（没输）  
e. 公牛队差点儿没输了这场比赛。（没输）
- b. 范进差点儿没考中。（考中了）
  - d. \*范进差点儿没落榜。（落榜了）
  - b. 金融改革差点儿没成功。（成功了）
  - d. \*金融改革差点儿没失败。（失败了）
  - b. 公牛队差点儿没赢这场比赛。（赢了）
  - d. \*公牛队差点儿没输了这场比赛。（输了）

经过朱德熙（1959、1980）、吕叔湘（2009/1980）、毛修敬（1985）、石毓智（2001/1992）和沈家煊（1999）等的一系列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事实：“差点儿 VP”格式的成立与否及其语义解释，跟其中的 VP 是肯定形式还是否定形式有关，还跟说话人对于 VP（或 VP'）所表示的事情的期望还是不期望有关。具体地说：

（1）肯定形式的“差点儿 VP”差不多总是成立的，其语义解释是否定性的“接近 VP，但是没有 VP”，如例 1）-3）的 a 和 c 所示；

（2）否定形式的“差点儿 VP”（即“差点儿+~VP'”）能否成立跟说话人的期望有关，如果 VP' 所表示的事情是说话人所期望的，那么“差点儿+~VP'”可以成立，其语义解释是肯定性的“接近~VP'，但是 VP' 了”，如例 1）-3）的 b 所示；反之，如果 VP' 所表示的事情是说话人不期望的，那么“差点儿+~VP'”不能成立，如例 1）-3）的 d 所示；

（3）说话人的期望 vs. 不期望这种语言之外的意思（extra-linguistic force），往往通过选择具有积极 vs. 消极意义的词语来传达，比如例 1）-3）中的“考中 vs. 落榜、成功 vs. 失败、赢 vs. 输”；这种积极意义的词语可以记作“VP+”，这种消极意义的词语可以记作“VP-”；这样，不能成立的“差点儿+~VP'”可以改写为“差点儿+~VP'-”；

（4）虽然表示肯定意义“VP'-了”的“差点儿+~VP'-”是不能成立的，如例 1）-3）的 d 所示；但是，表示否定意义“没有 VP'-”的“差点儿+~VP'-”是可以成立的，如例 1）-3）的 e 所示。这样，这种否定形式的“差点儿+~VP'-”跟肯定形式的“差点儿+VP-”成为同义异形句式；也就是说，“差点儿+~VP'-”是一种冗余性的否定格式；

（5）肯定形式的“差点儿 VP+”表示说话人希望实现的事情接近实现而最终没有实现，含有遗憾的意思，如例 1）-3）的 a 所示；肯定形式的“差点儿 VP-”表示说话人不希望实现的事情接近实现而最终没有实现，含有庆幸的意思，如例 1）-3）的 c 所示；否定形式的“差点儿+~VP'+”表示说话人希望实现的事情接近没有实现而最终实现了，含有庆幸的意思，如例 1）-3）的 b 所示；冗余否定形式的“差点儿+~VP'-”也表示说话人不希望实现的事情接近实现而最终没有实现，含有庆幸的意思，如例 1）-3）的 e 所示。

## （二）“差点儿 VP”句式中有语义因素的配置格局

在上述现象中，有两个事实特别重要，需要从理论上作出解释：（1）为什么例 1）-3）d 这种表示肯定意义“VP'-了”的“差点儿+~VP'-”格式是不能成立的？（2）为什么会出现例 1）-3）e 这种表示否定意义“没有 VP'-”的冗余否定格式“差点儿+~VP'-”？显然，这两个问题有某种内在的相关性；但是，为了简单和方便，下面我们还是依次分别讨论。

对于上面第（1）个问题，江蓝生（2008：492）从有没有“实际的交际意义”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大意是：如果不希望的事情已经不幸发生了，还从反向计量它离没有发生有多少距离，通常是没有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比如，一个人既然已经感冒了，再说“差点儿没感冒”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基于交际价值







b. 韩秋云差点儿叫了起来 ~ 韩秋云差点儿没叫了起来

15) a. 门上的锁弄断了 ~ \*门上的锁没有弄断了

b. 门上的锁差点儿弄断了 ~ 门上的锁差点儿没弄断了

16) a. 家长们急疯了 ~ \*家长们没有急疯了

b. 家长们差点儿急疯了 ~ 家长们差点儿没急疯了

虽然“没有+VP-了”格式是不合格的，但是“差点儿+没有+VP-了”是合格的；因为，它是从“差点儿+VP-了”格式上衍生出来的冗余否定格式。这种冗余否定成分只是隐性否定副词“差点儿”的一个影子，可以称为影子成分（shadow forms）。影子成分依赖于主体成分（subject forms），并且显性地标示（indicate）主体成分的某种隐性的语义。

在语义溢出思想的照耀下，可以假设冗余否定格式“差点儿没 VP”的如下句法组合和语义演算步骤：

(1) 冗余否定词“没(有)”首先跟“VP (-了)”组合，通过否定操作，得出局部意义“~VP”；(2) “差点儿”再跟“没(有)+VP (-了)”组合，当隐性否定形式后面出现否定形式时，触发并启动某种核查机制（详见四（四）），以确定“没(有)”是不是“差点儿”的影子成分：如果不是，在语义组合时进行双重否定的抵消和归零操作；如果是，在语义组合时作吸收和归一处理，得出全局意义“接近 VP & ~VP”；(3) 对于冗余否定这种特殊表达进行语用推理，得出会话含义：否定意义“~VP”是一种强调性的意义，强调对负面的“VP-”的否定，从而突出对于“~VP-”的庆幸这种乐观的情绪。显然，隐性否定的影子成分这种假设，对于同类的冗余否定格式“避免……（不）VP”（避免今后[不]犯错误）、“（在）……（没有）VP 前”（在[没有]下雨前赶回了家）等也是适用的。

## 四 如何消解否定格式“差点儿没 VP”的歧义？

### （一）说话人的期望与“差点儿没 VP”的语义解读

其实，不管怎样假设冗余否定格式“差点儿没 VP”的形成机制，都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听话人怎样（凭什么）识别他所听/读到的语言符号串“差点儿没 VP”，是 C 式“差点儿~VP'+”（差点儿没考上北大[=考上北大]），还是 E 式“差点儿~VP'-”（差点儿没摔断大腿[=没摔断大腿]）？如果出现在“差点儿没 VP”的 VP 位置上的词语的评价色彩十分鲜明，不是积极、希望、乐观的，就是消极、不希望、悲观的；那么，可以据此断定：积极类词语的句子是真正的否定格式“差点儿~VP'+”（差点儿没中了头奖[=中了头奖]），消极类词语的句子是冗余性否定格式“差点儿~VP'-”（差点儿没暴尸街头[=没暴尸街头]）。但是，当出现在“差点儿没 VP”的 VP 位置上的词语的评价色彩是中性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歧义。例如：

17) 差点儿没踢进去[=a. 踢进去了； b. 没踢进去]

18) 差点儿没跟他结婚[=a. 跟他结婚了； b. 没跟他结婚]

对于诸如此类的“差点儿（没）VP”句式，朱德熙（1980）给出的规则是：

[1] 凡是说话的人企望发生的事情，肯定形式表示否定意义，否定形式表示肯定意义；[2] 凡是说话的人不企望发生的事情，不管是肯定形式还是否定形式，意思都是否定的。

但是，企望不企望往往因人而异。比如，甲乙双方比赛足球，球踢进甲方球门这件事是乙方企望实现的，甲方可不希望它实现。因此甲方说“差一点踢进去了”或“差一点没踢进去”，两句话意思一样，都是说没有踢进去。同样两句话由乙方来说，意思就不一样：“差一点踢进去了”是说没有踢进去，“差一点没踢进去”倒是说踢进去了。像例 18) 这样的情况，可以理解为说话的人想跟“他”结婚，事实上也跟“他”结婚了；也可以理解为说话的人不想跟“他”结婚，事实上也跟“他”结婚了；还有一种可能是说话的人觉得跟不跟“他”结婚都无所谓，不过事实上没有跟“他”结婚。因此“差一点+没+VP”可以有三重歧义。从这些句式的结构本身，是无法把它们分化为单义句式的（朱德熙 1980：188-192）。

情况真的是这样毫无希望吗？果真如此，语言使用者又是怎样做到应付裕如的呢？

### （二）句子的语音形式与“差点儿没 VP”的语义解读

李小玲(1986)指出,朱德熙先生引入“企望与否”这种“语言以外的”因素是为了帮助判断书面上的“差点儿(没)VP”句式的歧义;但是,朱先生又把这种“企望与否”当作句子本身的意义,说“差点儿跟他结婚”有三重歧义(说话人想跟“他”结婚、或不想、或无所谓);这种把说话人的各种态度当作句子的歧义的做法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从“差点儿(没)VP”句式不一定能推求出说话人的态度(李小玲 1986: 6)。她通过调查北京口语,尝试从停顿、轻音等语音形式上,来分化“差点儿没VP”句式的歧义:真性否定格式“差点儿没VP”(差点儿没咽下去[=咽下去了]),在“差点儿”与“没VP”之间有停顿(记作:∨);冗余否定格式“差点儿没VP”(差点儿·没咽下去[=没咽下去]),在“差点儿没”与“VP”之间有停顿,这种“羡余成分”的“没”读轻音(记作:“·没”)(李小玲 1986: 7)。于是,我们在足球场上如果听到“差点儿·没踢进去”,就知道球没进;如果听到“差点儿∨没踢进去”,就知道球进了。而不必像朱先生假设的那样,要预先知道说话人是甲队的拉拉队,还是乙队的“拥趸”。其实,我们倒是能从这两个不同[语音形式]的句子中,听出说话人在为哪个队加油。由于引进了语音形式,我们不仅推知语义,而且还能推知说话人的态度(李小玲 1986: 10)。

王还(1990: 12)认为可以从重音和轻声上来区分两种“差点儿(没)VP”格式:真性否定格式“差点儿没VP”(差点儿没踢进去[=踢进去了]),VP最后的“去”要重读;冗余否定格式“差点儿没VP”(差点儿没踢进去[=没踢进去]),VP中居先的“踢”要重读,后面的“进去”要读轻声;即使没有这个羡余的“没”,读法也不变。

句子的语音形式和语义解释的关系,要是果真像她们两位所说的那么理想和整齐,就再好也不过了。但是,朱德熙(1982: 128)说“趋向补语总是读轻声”。吕叔湘(2009/1980: 39)也说:“动趋式里的趋向动词读轻声”。可见,四位先生对于有关格式的韵律模式意见不同。因此,要依靠“踢进去”的重音模式来区分歧义,恐怕有点难办。同样,要依靠“没”的轻读与否、是向前附着(后有停顿)还是向后附着(前有停顿),也不太现实。因为,口语交际的环境是嘈杂的,也就是说,信道(channel)中充满着噪音;尤其是在足球比赛现场那种疯狂的场合,对于句内停顿和轻读等语音线索,再训练有素的耳朵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

### (三) 语言运用语法中的“差点儿(没)VP”格式

既然听话人无法从形式上识别“差点儿没VP”(差点儿没踢进去)的意义究竟是“VP了”(踢进去了),还是“没有VP”(没踢进去);那么,受制于语言交际的合作原则及其方式准则,说话人只得或者尽可能地让听话人了解他的期望(希望或不希望进球),或者避免使用这种容易使人误解的句式。无数个语言使用者的决策选择的结果,应该呈现出某种总的倾向和趋势,显示出说话人是怎样为听话人正确地理解这种歧义格式而提供有关的线索;并且,这种语言运用的趋势在大规模的真实文本中应该可以明确地统计出来。为了确切地了解这种语言运用的结果,我们调查了CCL语料库中所有的“差点儿(没)VP”句式,得到如下的统计数据<sup>①</sup>:

(1) 刨除述宾短语的“差点儿”(条件~),得到“差点儿(没)VP”格式415例;

(2) 肯定式的“差点儿VP”343例,占82.65%。其中,(a)VP为积极意义的1例(~获胜),确定地属于表示遗憾意义的A型“差点儿VP+”格式,占0.24%;(b)VP为消极意义的317例,确定地属于表示庆幸意义的B型“差点儿VP-”格式,占76.386%。其中,肯定形式301例(~急疯/流产/掉泪/送命/被挤翻/忘了/落水/翻脸/枪毙/被打倒/割破了手腕/错怪),占72.53%;否定形式16例(~认不出/不那么平和/喘不过气/没喘过气来/找不着北/使他没走出老爷岭/不敢冒险通过/不能和你见面),占3.855%;(c)VP为中性意义的25例(~跳起来/把电话挂上/以为她生来如此/告诉尹小帆/走到一起/雇个挑夫/走过来/发现了他们的秘密/为之倾倒/就接着说),占6.024%;不能确定它们到底属于表示遗憾意义的A型格式,还是属于表示庆幸意义的B型格式;不过,这些例句的VP前都可以加上“没(有)”,转变成表示庆幸意义的冗余否定式E“差点儿没(有)VP”;可见,它们倾向于表示庆幸意义;

(3) 否定式的“差点儿没(有)VP”72例,占17.35%。其中,(a)VP为积极意义的2例(~没托稳/吃好),确定地属于表示庆幸意义的C型“差点儿没(有)VP+”格式,占0.481%;(b)VP为中性

<sup>①</sup>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CCL语料库,现代汉语部分有3亿多字语料。

意义的 2 例 (~没有把她抓住/跑成), 占 0.481%; 不能确定它们到底表示庆幸意义或遗憾意义, 还是无所谓; 显然, 这些例句中的“没(有)”是真性否定, 而不是冗余否定; (c) VP 为消极意义的 66 例 (~没(有)背过气去/晕过去/给炸死/误会/摔跟斗/叫他们把你捕了去/掉下泪来/笑死/哭起来/拉断/打起来/大叫起来/把它丢掉/给憋死), 确定地属于表示庆幸意义的冗余否定的 E 型“差点儿没(有) VP-”格式, 占 15.904%; (d) VP 为中性意义的 2 例 (~没在画廊中央跳起舞来/乐出声儿来), 占 0.481%; 也属于表示庆幸意义的冗余否定的 E 型格式, 其中的“没(有)”是冗余否定;

(4) 总计起来, “差点儿(没) VP”句式表示庆幸意义的 385 例, 占 92.381%; 表示遗憾意义的 1 例, 0.24%; 表示庆幸还是遗憾不明确(但倾向于表示庆幸)的 27 例, 占 6.506%。其中, VP 为消极意义的 383 例, 占 91.99%; VP 为积极意义的 3 例, 占 0.72%; VP 为中性意义的 27 例, 占 6.505%。可见, 句式的评价意义与 VP 的评价意义有着极高的相关度。

这样看起来, 听话人如果不管“差点儿(没有) VP”格式中的“没(有)”是真性否定还是冗余否定, 甚至不管其中有没有否定词“没(有)”; 听到“差点儿 VP”格式以后, 只是孤注一掷地把宝压在表示庆幸意义上; 那么, 他胜算的概率居然高达 98.8% 以上。

#### (四) 理解“差点儿(没) VP”格式意义的概率语法模型

上面假设的这种定向猜测的语言理解模型是自上而下(top-down)的, 带有较大的概率性; 并且, 可以通过辨认“差点儿 VP”中有没有否定副词“没(有)”和 VP 的评价意义是积极还是消极来提高其正确性。具体地说, 听话人可以先默认听到的“差点儿 VP”格式是表示庆幸意义的。再往下观察和推导, 假如 VP 是表示消极意义(或中性意义)的词语, 那么它所表示的事情一定是几乎要发生了, 但是最终还是侥幸地没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差点儿 VP”格式中有否定词“没(有)”, 那么它表示冗余性否定(所以跟“差点儿”中的隐性否定重合); 假如 VP 是表示积极意义的词语, 那么看“差点儿”之后有没有否定副词“没(有)”; 如果有, VP 所表示的事情一定是几乎不能实现, 但是最终还是幸运地实现了; 在这种情况下, 否定词“没(有)”表示真性否定(所以跟“差点儿”中的隐性否定抵消); 如果无, VP 所表示的事情一定是几乎快要实现, 但是最终还是遗憾地没有实现, 于是回过头来把整个格式的默认性评价意义“庆幸”修正为“遗憾”。比如, 听到“乔老爷差点儿没喘过气来”后, 先默认这个句子表示庆幸意义; 由于“喘过气来”是积极的, 因而断定“没”表示真性否定, 整个句子表示: “乔老爷”几乎不能“喘过气来”, 但最终还是幸运地“喘过气来”了。不过, 有的听话人倾向于把“没喘过气来”看作是一个惯用语(=“喘不过气来”), 结果怎么样呢? 也没有问题。他可以先默认这个句子表示庆幸意义, 由于“没喘过气来”是消极的, 因而整个句子表示: “乔老爷”几乎“喘不过气来”, 但最终还是幸运地“喘过气来”了。虽然两种理解方式的词汇-句法分析程序不同, 但是在上述概率语法的指导下, 最终得到的语义解读是一样的。可见, 这种概率语法对于理解“差点儿(没有) VP”格式的意义, 有近乎瓮中捉鳖、手到擒来之效。

这种自上而下的概率语法模型, 或许能够较好地逼近人们理解“差点儿(没有) VP”格式时实际的认知加工过程。可以把相关的判决程序概括成如下的算法流程:

- [1] 读入“差点儿(没有) VP”格式的实例, 默认其评价意义为“庆幸”;
- [2] 检查其中 VP 的评价意义,
  - [2.1] 如果 VP 表示消极(或中性)意义,
    - 那么句子的意思为“接近 VP, 但没有 VP”;
    - [2.1.1] 如果“差点儿”与“VP”之间有否定词“没(有)”,
      - 那么这个“没(有)”表示冗余否定;
  - [2.2] 如果 VP 表示积极意义,
    - 那么检查“差点儿”与“VP”之间有没有否定词“没(有)”;
    - [2.2.1] 如果其间有否定词“没(有)”,
      - 那么这个“没(有)”表示真性否定,
        - 句子的意思为“接近没有 VP, 但最终 VP 了”;
    - [2.2.2] 如果“差点儿”与“VP”之间没有否定词“没(有)”,

那么句子的意思为“接近VP,但没有VP”,  
必须把句子的评价意义修正为“遗憾”。

可见,在语言能力的语法这种抽象的平面上(at the level of grammatical competence),“差点儿没VP”可能是歧义格式;因为,当其中的VP是中性词语时,根据说话人是否期望VP的发生而产生两种意义相反的解读(readings)。但是,在语言运用的语法这种现实的平面上(at the level of grammatical performance)<sup>①</sup>,“差点儿没VP”格式的实例(instantiation)几乎是没有歧义的;因为,其中的VP要么是积极的、要么是消极的,极少是中性的。即使是中性的,说话人也通常通过上下文、情境、信念、习俗等语境线索等,明确地向听话人传达自己希望还是不希望VP发生。比如,“跳起来”本来是中性的,但是在“差点儿没VP”格式中却总是实现为消极性评价。比如:“(高兴/惊奇得)差点儿(没)跳起来”,其中肯定式与否定式意义相同。“把球踢进球门”本来也是中性的,但是在“差点儿没VP”格式中却多半是实现为积极性评价;因为不带偏见的观众总是乐于看到进球,至于哪个队攻进哪个队的球门是无所谓的<sup>②</sup>。如:“(那个队员)差点儿(没)把球踢进球门”,其中肯定式与否定式意义不同。只有当说话人不希望“那个队员”把球踢进球门,并且他相信听话人也知道他的这种期望时;他才能用冗余否定形式“(那个队员)差点儿没把球踢进球门”,来表示跟肯定形式“(那个队员)差点儿把球踢进球门”相似的意思。并且,从真实文本的统计来看,在“差点儿没VP”格式的实例中,VP以消极的占绝大多数(92%左右)<sup>③</sup>。就是说,语言使用者通过具体的使用和频率来造成一种倾向,让抽象、多义的“差点儿没VP”格式在言语中专化为跟“差点儿VP-”同义的冗余否定形式。

这样看起来,语言使用者远比语言研究者聪明。在语法学家为“差点儿没VP”格式的歧义消解而上下求索、无计可施时,说话人早已悄悄地通过不用或少用中性词语来避免可能的歧义;而听话人则采用自上而下的语义理解策略,由占绝对优势(92%-98%左右)的句式评价义“庆幸”引导,再通过VP的评价意义来推导有关事件的发生与否、其中的否定词“没(有)”是真性否定还是冗余否定,甚至修正默认的句式评价义,从而全面地理解这种句式的各种实例的意义。

## 五 “差点儿(没有)VP”格式的道义约束

从上文对于真实文本语料的统计和分析,可以看出:在语言运用的语法这种层面上,“差点儿(没有)VP”是一种表示道义情态(deontic model)的格式;其表达方式与这种表达内容之间的匹配关系,受到汉语使用者社团(即中国大部分人口)及其文化中的一般公认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约束,涉及到公众对于事件或行为的好还是坏、是否应该期望等的评价。这种道义约束具体地表现为:(1)尽可能多地在“差点儿VP”格式的VP位置上填入消极意义的词语“VP-”,让隐性否定格式“差点儿VP”尽可能多地表示“庆幸”这种积极的评价意义;为了突出这种积极乐观的评价意义,可以让“差点儿VP-”中的隐性否定意义溢出,并且用否定副词“没(有)”来显性地标记,形成冗余否定格式“差点儿[没]VP-”。

(2)尽可能少地在“差点儿VP”格式的VP位置上填入积极意义的词语“VP+”,让隐性否定格式“差点儿VP”尽可能少地表示“遗憾”这种消极的评价意义;为了避免突出这种消极的评价意义,禁止“差点儿VP+”中的隐性否定意义溢出,因此就没有“差点儿[没]VP+”这种冗余否定格式。(3)为了避免跟冗余否定格式“差点儿[没]VP-”混淆,尽可能少地在“差点儿没VP”格式的VP位置上填入积极意义的词语“VP+”,尽管双重否定格式“差点儿没有VP+”也可以表示“庆幸”这种积极的评价意义。

(4)为了遵循乐观原则,禁止在“差点儿没VP”格式的VP位置上填入消极意义的词语“VP-”,以免让双重否定这种强调性格式表示“遗憾”这种消极的评价意义,也正好避免跟冗余否定格式“差点儿[没]VP-”混淆。

并且,由于道义是一种公共的社会约束和惯例性的文化约束,因而通常可以超越说话人特定的好恶,

① 关于这两种平面的语法的差别,详见 Givón (1978: 72-79)。

② 参考沈家煊(1999: 82)的有关说明。

③ 毛修敬(1985: 60-61)指出,在他收集的100个“差点儿(没)VP”例句中,VP表示消极意义的有98个,占98%。

压倒说话人个人性的企望。例如<sup>①</sup>：

19) 你在朝鲜战场是个怕死鬼！我差点儿没有枪毙你！（丁隆炎《最后的年月》）

20) 这一下差一点儿没有把张维气死，气得他直瞪着眼，大张着嘴，足有一分钟没说上话来。（赵树理《张来兴》）

例 19) 是说话人（彭德怀）对所斥责的对象（你）说的话。虽然“枪毙你”是说话人期望的，但是它仍然是消极性的词语，所以可以用冗余否定格式“差点儿[没]VP-”来表达。例 20) 中的“张维”是说话人的仇人。虽然“把张维气死”是说话人期望的，但是它仍然是消极性的词语，所以可以用冗余否定格式“差点儿[没]VP-”来表达。

可见，即使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说话人也无法顺从自己的情绪倾向，强行扭曲他的期望与词语的积极/消极之间自然的组配关系。正是这种处于道义约束下的词语的评价意义与句式的评价意义的自然组配，保证了上述概率性的语言运用语法在理解“差点儿（没有）VP”格式的意义时得以实施。

上文尝试从副词“差点儿”所包含的隐性否定的角度，来观察和讨论这种隐性否定意义溢出的有关语法效应，特别是“差点儿没（有）VP”格式中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复杂的对应关系。文章着重用“差点儿”中隐性否定的语义溢出，来解释“差点儿没（有）VP”格式中冗余否定的形成机制；用“差点儿（没有）VP”句式的“肯定 vs. 否定”（包括隐性否定）和其中 VP 的评价意义的“积极 vs. 消极”的配置方式，来推导整个句式的评价意义的“正面 vs. 反面”；进而用“乐观原则”来解释“差点儿 VP”格式三缺一格局的语用动因，以使用句式缺位来说明“差点儿 VP”格式中隐性否定溢出的条件。文章还基于对真实文本中 400 多个“差点儿 VP”实例的分析，来说明在语言运用平面上的语法中，对于歧义句式“差点儿没（有）VP”、以至于所有的“差点儿 VP”格式，都有可能采用概率性的语义理解策略：先默认“差点儿 VP”格式表示积极的评价意义（即庆幸），然后根据“差点儿（没有）VP”格式的道义约束，凭借其中 VP 的评价意义的“积极 vs. 消极”来推断整个句子的语义解释，从而快捷而正确地理解整个“差点儿（没有）VP”格式的各种实例的意义。

【附记】本文承施春宏教授、周韧副教授指正，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 参考文献：

- 陈刚 1985 关于“没 V 了”式，《中国语文》第 5 期。
- 江蓝生 2008 概念叠加和构式整合——肯定否定不对称的解释，《中国语文》第 6 期。
- 李小玲 1986 北京话里的“差点儿”句式，《汉语学习》第 1 期。
- 吕叔湘 1985 疑问·否定·肯定，《中国语文》第 4 期。
- 吕叔湘主编 2009/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毛修敬 1985 汉语里的对立格式，《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
- 沈家煊 1999 《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 石毓智 2001/1992 《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增订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台湾学生书局。
- 王还 1990 “差（一）点儿”和“差不多”，《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1 期。
- 袁毓林 2011 “差点儿”和“差不多”的意义同异之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6 期。
- 袁毓林 2012 动词内隐性否定的语义层次和溢出条件，《中国语文》第 2 期。
- 朱德熙 1959 说“差一点”，《中国语文》第 9 期。
- 朱德熙 1980a 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第 9 期。
- 朱德熙 1980b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Allwood, Andersson & Dahl 1977 *Logic in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语言学中的逻辑》，王维贤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 Boucher, J. & C. E. Osgood 1969 The Pollyanna Hypothesis, *Journal of Verbal Behavior* 8: 1-8.

① 例 19)、20) 转引自沈家煊 (1999: 120)。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据台湾版, 敦煌书局, 1981年。丁邦新全译本《中国话的文法》,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年, 据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 胡明扬、王启龙编校,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吕叔湘节译本《汉语口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 1979年。
- Givón, Talmy 1973 *The time-axis Phenomenon*, *Language* 49, pp. 890-925.
- Givón, Talmy 1978 *Negation in Language: Pragmatics, Function, Ontology*. In Peter Cole (ed.) (1978)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ume 9: *Pragmat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69-112.
- Jespersen, Otto 1917 *Negation in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Otto Jespers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pp. 3-151.
- Jespersen, Otto 1924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语法哲学》, 何勇、夏宁生、司辉、张兆星译, 王静甦、韩有毅校, 廖序东审订, 语文出版社, 1988年。
- Osgood, E. Charles & Meredith Martin Richards 1973 *From Yang and Yin to and or but*, *Language* 49(2): 380-412.
- Leech, Geoffrey 1981 *Semantics: The Study of Meaning*. Penguin Books. 《语义学》, 李瑞华等译, 何兆熊等校订,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7年。
- Levinson, Stephen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n the Implicit Negation Hidden in *Chadianer*(差点儿) and its Grammatical Effects

YUAN Yu-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proposes that the notion of semantic overflow of the implicit negation hidden in the adverb *chadianer*(nearly) may shed some new light on the puzzle of the redundant neg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chadianer* + *mei*(you)(没有) + VP”. It then argues that the sentential evaluation meaning (positive vs. negative) of the construction “*chadianer* + (*mei*you)(没有) VP” could be derived from the disposition of the related grammatical f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such as the mode polarity of the construction (positive vs. negative) and the evaluation meaning of the VP itself in the construction (positive vs. negative). It further explains the pragmatic motivation of the paradigm of the variants of the construction “*chadianer* + (*mei*you)(没有) VP” by using the Pollyanna principle, and specifies the semantic overflow condition of the implicit neg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with the conception of the paradigmatic gap of the construction. By statistically analyzing more than 400 examples of the construction “*chadianer* + (*mei*you)(没有) VP”, which are retrieved from the real texts, the paper finally demonstrates that people may use a probabilistic strategy in the performance level for processing the ambiguous construction “*chadianer* + *mei*(you)(没有) + VP”, even all the constructions of “*chadianer* + (*mei*you)(没有) VP”, and reveals that such construction is applied under the deontic constraint.

**Key words:** Implicit negation; Semantic overflow; Redundant negation; Construction paradigm; Pollyanna principle; Deontic constraint